

74年后，四位烈士与家人终于“团聚”

DNA鉴定技术助力，目前已有49名济南战役无名烈士确认身份

“繁霜尽是心头血，洒向千峰秋叶丹”。烈士血洒疆场，家人也彻底失去了他们的消息，更不知埋骨何处。有的亲属只能祭拜黄土，有的过节只好多放一双筷子，这一等就是漫长的74年。9月14日，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开展第五次济南战役无名烈士寻亲活动，四名烈士得以与亲人“团聚”。



珍藏的烈士证明又勾起裴守清烈士的两个弟弟老五(右)、老七的回忆。



得到烈士孙清冒的消息，侄子孙化位难掩悲伤。

文/片 记者 李培乐

第五次出发

9月14日，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前，张贴着“烈士寻亲志愿服务车队”字样的车辆排列整齐，路过的市民纷纷驻足。经常来英雄山的市民可能之前看到过同样的情景，因为这是为烈士寻亲活动第五次出发。

寻亲中心工作人员周光涛介绍，为推进济南战役无名烈士寻亲工作，核实无名烈士信息，按照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部署要求和寻亲进展情况，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选取具备寻访条件的五位无名烈士，开展了第五次为他们寻找亲人的实地寻访活动。

本次寻访活动分为两路，分别前往临沂、枣庄、滨州等3个市5个区县寻访5名无名烈士的后人。实地寻访之前，寻亲中心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有的烈士信息几乎可以确定无疑。这次走访就是通过实际的调查了解，与烈士的后人和亲友面对面交流，核实信息，铺平烈士的回家路。

记者跟随枣庄和临沂一路寻访队伍，踏上了为烈士寻亲之路，亲历了三位烈士信息的现场核查工作。其中有两位烈士顺利找到家人。籍贯枣庄台儿庄区的一位烈士，还需要寻亲队伍去河北省继续核实。74年里，泪水已经不知道流了多少次，面对终于确定的烈士信息，烈士亲人还是难掩悲伤之情。

突然的消失

都说岁月会抹平一切，由于年代已经久远，很多烈士都是年纪轻轻就参加了革命，有子女的很少。枣庄和临沂这一路，有两位烈士最近的亲属是侄子，也都是已古稀之年。从他们口中，只有上一辈传下来的烈士亲人的零星信息，“当时家里穷，我叔孙清冒是穿着我父亲的衣服当兵走的，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”。

滕州西岗镇姜桥村已经69岁的烈士侄子孙化位告诉记者，“父亲说自己的这位叔叔很调皮、很勇敢，啥事都不怕。”自从叔叔失踪后，他们也是千方百计地寻找，但都是杳无音信，“后来我叔叔的一位干兄弟从台湾回来，他们是一块儿当兵走的，但他早就和我叔叔分开了，也不知道我叔叔的下落。”

村里的老人孙兰敏已经90岁了，他们那时都叫烈士孙清冒为“二冒”，“不高，圆脸，他十七八就当兵走了。”92岁的孙清富对烈士孙清冒有更多的了解，“他长得不错，圆脸，煞白，我们

是堂兄弟。”孙清富说，“那时没有多大(年龄)，我二叔叫他去要账，要了钱他回来花了，挨了一顿揍，从那时他就出去了，也没有来过信，不知道去哪里去了。”直到1981年，于1948年失踪的孙清冒被追认为烈士，家属领到了烈士证，才知道他牺牲了。

同样，位于蒙山脚下的临沂市平邑县流峪裴家沟的裴家一大家子人，在1948年之后，也同样心急如焚。“当时听从战场回来的人说，我二叔(裴守清)在战斗中被打倒了，但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，当时战场上谁顾得上谁。”68岁的裴成林目前是一名教师，他也珍藏着二叔的烈士证。裴成林说，叔叔没有了消息后，他奶奶曾经套上驴车去平邑县城寻找，但也没有任何消息，从此逢年过节，桌子上会多摆一副碗筷，“我奶奶说要有二叔一碗饭”。

吃完煎饼再没回来

让人庆幸的是，平邑县烈士裴守清还有两位健在的弟弟老五和老七。老五裴守玉已经行动不便，但是说起二哥还是忍不住地擦拭着眼泪，“就是打孟良崮的时候，回了一次家，吃了一个煎饼，就一去没回来。”说着，老人抽泣起来。

说起这段故事，裴成林也有很深的记忆。当时裴守清烈士所在的部队攻打孟良崮。行军中，裴守清告诉自己的连长，“这个村就是我家”。于是，他就和连长急匆匆来到家里。看到当兵的儿子回来了，母亲赶紧去摊煎饼，“我二叔和连长一人一个煎饼，给加了鸡蛋。当时我奶奶问我二叔怕不怕，他说不怕，吃完就追着追部队去了。这就是最后的音信。”

裴成林说，那个时候他爷爷是村长，部队来村里招兵的时候，就推荐了自己1.8米大个子的二儿子裴守清去当了兵，“我二叔身体好，在部队上做卫生员，冒着炮火抢救伤员，曾经一枚炮弹在他躲避的石头旁爆炸，他被震晕了，后来醒过来看到受伤的排长，背着排长走了三里路”。

这些就是烈士家属对裴守清的片段记忆。当看到珍藏在侄子家的烈士证明时，烈士的七弟不时拿起来观看，他眯缝着双眼，看一会儿搓一会儿眼睛，表情凝重。

现在烈士遗骨找到了，裴家也有了些许的安慰，“我爸曾说，要找到我二叔，让他们老兄弟埋在一起。”据了解，裴家也在家族墓地给烈士立了衣冠冢。

滨州阳信县季洪昌烈士的侄子说，季洪昌烈士有文化，曾经教书，是一位进步青年，自己报名去参军，后来失去了消息，“去找过，没有找到，就拿回来一抔黄

土，葬在村西边。”这次找到了烈士遗骨，他们再也不用祭拜黄土了。

同样，滨州的王梦岭烈士的侄子王成德说，“当年，我爸爸和我大爷去找了，但是也没有下落。”在烈士的相关信息确认后，王梦岭烈士的侄孙更是赶到烈士的爸妈墓前，第一时间告知他们亲人遗骸找回来了，“咱多年的心愿了结了，你们也放心吧”。

寻找在继续

这次对四位烈士亲人的寻访是第五次。据了解，接下来这样的找寻还会继续，帮更多的烈士回家。

对于这次成功寻访到的烈士家属，寻访组也给了他们一定的慰问金。拿到慰问金，这些烈士的亲友们，都说感谢，“国家没有忘了俺们”。有的则不好意思拿这笔慰问金，“我又没给国家做贡献，居然还给钱”。听到裴守清烈士七弟这句话，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吴永赶紧说，“您的二哥为国家献出了生命，做了巨大贡献，我们为烈士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”

据了解，济南共有烈士17841人，其中无名烈士1878人，至今还有很多烈士没有找到家，部分烈士由于历史原因找不到安葬地。济南战役已经过去了74年，现在烈士的后代或者兄弟姐妹等亲属都已经步入高龄，健在的亲属也在逐年减少，所以为烈士寻亲是一项非常紧迫、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工作。

幸运的是，随着社会发展，现在有了DNA鉴定这样的技术手段，让为无名烈士寻亲有了可能。为烈士寻亲，一方面是让烈士得到安息，也是给他们的亲人多年的哀思提供一个可以寄托的地方。

“提取、鉴定、比对、筛查、核对、确认”，在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会议室的一面墙上，展示着为无名烈士寻亲的一系列工作流程，这也是他们从实践中总结下来的工作经验。这些环节中，每一步都缺一不可，寻亲工作在DNA鉴定完成后，最关键和重要的一环就在最后的“确认”上。在四名烈士确认寻亲成功后，至此济南战役的49名无名烈士有了自己的名字。

为烈士寻亲的路还很长，相信更多的无名烈士会在DNA鉴定技术的帮助下走向回家的路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蓝峰 组版：洛菁

“扑通”一声，一名五岁男童不慎从五龙潭公园内的名仕阁跌落五龙潭。危急时刻，两位好汉接连跳入水中，与岸边游客合力将落水男童救起。这是近日发生在济南五龙潭公园的一幕。据了解，其中一位救人者是五龙潭公园的保安任彦景。他今年58岁，老家济宁，之前也救过落水者。目前，男童身体已无大碍，男童父母还为他送来锦旗表达谢意。

文/片
见习记者 冀梦荷
记者 程凌润

“有人落水了!”9月4日下午5点左右，身为保安的任彦景正在五龙潭南岸巡逻，听到游客呼喊，他一路小跑奔向事发地。

来到事发现场时，岸边围着好几位游客。此时，任彦景才知道落水的是一名五岁小男童。男童是在名仕阁二楼不慎跌落五龙潭的。

“当时已经有一位游客跳入水中救人了。”任彦景回忆道，“那名游客是个四十来岁的男子，他一只胳膊抱着小男童，另外一只胳膊用来游泳。”

任彦景介绍，五龙潭水深两米多，由于救人男子和小男孩几乎只有头部露出水面，他赶紧取下岸边的救生圈，扔进水中。

随后，任彦景把手机、对讲机放在岸边，紧接着跳入五龙潭。“当时水也淹到我的脖子了。”任彦景说，他下水后，从游客手中接过男孩，然后朝岸边游去。

虽然距离岸边两米多，但是对于任彦景来说却很“漫长”。“我不太会水，而且当时还拖拽着男孩。”任彦景说。

由于“熟悉地形”，任彦景朝岸边的线盒游去。“我是右手拽住线盒，左手使劲拖着小男孩。”任彦景说，岸边游客也自发帮忙施救，“他们翻越栏杆，一起将小男孩抬上岸。”

接着，游客又将任彦景和那名救人的游客拉上了岸，这时他们的衣服已经湿透。“后来小男孩的妈妈抱着孩子来到我们值班室，我们队长打了120。”任彦景说，“我们队长还给小男孩披上了他自己的干衣服”。

“我没啥事，就有点小感冒，只要孩子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”任彦景说，“当时我也没多想，就想着那么小的孩子，既然听到了看到了，就必须下水救人”。

两位好汉与游客合力救人的短视频发布到网上后，网友们纷纷为他们点赞。

9月15日，被救男孩的父母特意为任彦景送来了一面锦旗表达敬意，锦旗上写着“奋不顾身，舍己救人”八个金灿灿的大字。

据了解，任彦景之前也曾救过落水者。“当时没有跳水，只是在岸边把人给拽上来了。”任彦景说，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，他仍会选择救人。



58岁的保安任彦景讲述救人过程。

听到呼救，两位好汉接连跳水救人

一名五岁男童不慎跌落五龙潭